

王蓬 著

水葬



中国文联出版社

T 2475

水葬

王蓬 著

(京)新登字172号

水 葬

王 蓬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8插页 220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7-5059-1484-7/1·1024 定价: 5.90



王 莲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
已进入不惑之年。其中大半
在陕南乡村度过，并因此与
文学结下缘分。先后毕业于
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大学作家
班。

已经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山祭》；中短篇小说集《油菜花开的夜晚》、《隐秘》、《黑牡丹和她的丈夫》；散文集《京华见闻录》、《乡思绵绵》；报告文学集《流浪者的奇迹》等。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陕西分会理事；汉中地区群艺馆专业作家。

题 序

这一带大山起伏着连绵不尽，兀立着黛苍钢蓝的石崖，黑鸦鸦的老林，谷底喧哗着一河流水，晨暮总飘浮些蛮荒的雾霭，愈发使这横断陕甘的秦岭显得神秘莫测……

早先，当然只能随着马帮，抑或坐了滑杆，沿了远古的栈道，踩着被多少世人踩光的麻石小径在山谷间逶迤盘旋。苍鹰。浮云。辛辣的野艾蒿味里响着轿夫粗犷的号歌。前边报：“天上有云星不明。”后边接：“地上有石路不平。”

“懒汉坡，”

“慢慢梭！”

“滑滑路，”

“踩干处！”

若迎面来了女人，必定即兴编织进号歌：

“前头一朵野花鲜，”

“老子没得功夫看。”

一路吃喝并不犯愁。岁月悠悠，古栈道沿线十里八里总有烟火人家汇聚。且家家都把接待客旅视为一项生计。每临黄昏，山道上便响彻马帮铃声，吆骆驼的悠长粗犷的吆喝。

各家都去接客，驿镇便喧哗，灯笼火把，吆二喝三。店主忙着炒菜备酒，骡马嘶鸣着打滚，直闹至深夜。又一拨晚客来，又一番喧闹。灯火明处彻夜响着划拳声。火塘边围满男女，呷茶，吸烟，摆古。野山野岭呼唤着人的野性，畅酣淋漓地托出些男女风流韵事。不定赶马汉子极精采地冒出句调笑老板娘子的俚语，硬笑倒一堂男女。陌路人也会受到感染，羡慕起山地人活得自在，活得痛快。发觉这恍若隔世去处也不乏复杂与纷扰、荒唐和生机，原本也是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这条古栈道沿线真还有些名气显赫的驿镇。进谷口十里便是“一笑千金”的美女褒姒故里；再行半日路程，又是萧何月下追上韩信的马道驿。朝朝代代，也不知被史书戏曲演编过多少！

这两处显赫地方之间，有个小镇叫将军驿。是否出过将军？没人考证得出。据说只是因镇后山崖颇似立马横刀大将军而得名。本来没甚光彩，三五家店铺，尚凑不起镇街，零乱飘几缕炊烟。骆驼客宁摸阵黑也不在这儿歇息，蛮凄凉的。

后来，一个赶脚吆马骡的汉子，先贩山货毛皮，后走私枪支烟土发了横财。看上这块有“将军”守护的风水宝地，筑起座深宅大院。消息不胫而走，许多流浪人赶来碰运气，沿山崖搭些茅屋，攀附那汉子赶脚。岂料，赶脚汉子改弦更张洗手不干，买田产进山场，修祠堂续宗族。送儿子进汉中府就读陕南书院。儿子学成回来后，已没了赶脚人粗俗姿态，金丝眼镜，长袍马褂，一副读书人模样。

其时已到民国年间，川陕公路筑通，过往客商将军驿居然形成一条麻石铺就的短短街镇，聚拢起百

家。县里批文设镇。赶马汉子已过世，那读过诗文的儿子便出任将军驿首届镇长。

大约，那念书人笃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上任后居然组织山民修固河堤，维修道路，整顿街容，防匪防盗，很励精图治了一番，把个山区小镇居然也治理的街道齐整，人心思定，路不拾遗，古朴好客，名声沸扬了一阵。

于是，一位姓蓝的转山货郎思贤归顺，在街道修建起高檐瓦屋，白色铺板门面，大大书写了蓝记杂货铺，出售日用百杂，收购土特山货，生意颇兴旺。命中却缺子，只生养一女。长大后招个女婿，却是沿河下去的水旱大码头白河人氏，店伙计出身，精明能干，渐成小镇锋芒毕露的人物。

又有一满脸麻点的汉子，避仇在山间流浪，凭杀猪、造席、打铁、编篾诸般手艺，很在山沟干些风流荒唐事体，末了也投奔将军驿，升起烟火，有声有色勃勃地过起生涯。

再是一对有羌人基因的母女，高鼻明眸，俏丽不俗，流落至此，被镇长收留。传出些风言风语。那小闺女又与镇长儿子要好起来，几成一对冤孽。

后又掺进一位全家皆被日机炸死，只身流浪，当兵复仇，曾参与台儿庄血战的铮铮铁汉。

两代弱女，几条硬汉汇聚于这驿道小镇，恩爱仇怨，风情月债，纠缠得难分难解，又统被历史洪流卷进土改、镇反、合作化、大跃进、“四清”、“三查”、“史无前例”……

几十年风风雨雨，生离死别。在这秦岭皱褶之中，远古的驿道侧畔酿成多少扣人心弦、艾怨悲壮的活剧、恶梦……

第 一 章

现在的故事不能不追溯到三十年前。

一九五三年。初秋，一个空气沉闷，燥热不安的黄昏。太阳还没搭山，就被大团密集的乌云吞没。一阵强劲的下山风扑来，古栈河道腾起云头般的烟尘，草屑败叶刮上天空，公鸡惊鸣着飞上屋顶。群狗翘着尾巴在镇街乱吠。风助云威，云趁风势，气势汹汹铺展开去，转瞬天昏地暗，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雨腥味、血腥味和辛辣的苦艾蒿味。

坡顶山梁，禾场地畔正忙活计的人一阵大乱，纷纷扛锄背篓，牵牛呼羊向临河路边的街镇上跑。谁家女人扯开嗓门呼喊：“贼砍脑壳的么娃子赶紧回哟！”

麻二跟他水灵灵的年轻媳妇肖翠翠在山洼打核桃。扯了几面坡梁的老核桃树都水桶般粗细。早年是伪镇长何盘山的祖业。年辰久了，一派皮皱枝败，气数已尽模样。岂料分给镇上众人，竟全萌发新枝，返老还童，结起累累果实。单是麻二分得的半坡核桃树去年收得几十背篓核桃。两间瓦屋竹笆楼上堆满。两角一升，卖得好价。麻二也就喝得好酒，有钱往野婆娘怀里塞。

今年核桃益发繁茂，四分八杈的枝桠都挂满果实。可惜麻二年过四十，浑身肥壮，鼓着肚皮，上树登高委实不便。好在媳妇翠翠二十挂零，苗条秀气，伶脚俐手，攀上树杈只管用竹竿敲打，核桃雨点般刷刷落下。麻二便粗手笨脚地跪爬在山坡地上到处收捡，不时被核桃击中腰身脑瓜，疼得哎

哟直喊，抱着脑瓜躲闪，猪八戒一般拙模憨态，惹得翠翠坐在树杈上“咯咯”直乐。

“笑你爹的尿，今黑床上再见功夫！”麻二恼了，朝树上媳妇儿骂。

“你那功夫早经见了，冰尿凉，不及个戳火棒，咯咯咯……”翠翠却故意逗着男人。

“我把你贼砍脑壳挨炮子，我把你……”麻二真恼了，捡起地上核桃朝媳妇身上打。不想翠翠举起竹竿一阵猛敲，核桃刷刷落下，麻二脑瓜着实挨了几下，抱起脑瓜逃窜着直骂，“贼日的婆娘黑了良心，敢打老子，迟早要遭天击雷抓……”

一语未了，“轰隆隆——咔嚓！”一声巨雷震得群山打颤，树叶直抖。翠翠赶忙抱紧树杈。一看黑云乱飞，天色不好，老夫少妻不再扯皮拌嘴。翠翠溜下树帮着男人收集核桃。哪里还来得及，风刮得尘土四起扫脸迷眼，漫坡的茅草点头哈腰，成堆的核桃乱滚。好不容易装满两只背篓，地上还丢着大半，两人胳膊刚伸进背系准备动身。

“咔嚓嚓！”一道雪亮的闪电把乌黑的云团撕裂，世间万物都倏地一亮。

“轰隆隆！”一个沉闷的巨雷在山巅炸开，起伏的群山受惊似的一跳。

随即，暴雨如同江河倒悬铺天盖地浇下来，广袤雄浑的秦岭顿时被一片白雾濛濛的雨帘笼罩，四周山峦、林木、庄稼、涧沟都不复存在，唯有哗哗的暴雨震动着耳膜。

“死鬼，丢下，不要命了！”

翠翠掀掉背篓，扯起麻二就跑。眼睛被狂暴的雨鞭抽打

的睁不开。山坡上雨水已卷竹帘般的流淌飞溅，根本看不清路。好在方向熟悉，两人连滚带爬向山下跑。麻二体笨，跌了几跤，多亏翠翠扯得紧才没栽崖。待到跑临街镇，两人都泥母猪一般狼狈。麻二跑丢了鞋，几处擦伤；翠翠披头散发，脸色煞白。摸索着进了自家屋门，都精疲力尽，散架一般靠着墙喘息。

少顷，翠翠摸进卧室。脱掉浑身湿漉漉的紧贴着身子的衣衫，用毛巾擦干赤裸裸的身体，换了衣衫。又给麻二找出干净衣衫，催促他换。

“核桃，那么多核桃……还有背篓，青蔑编的，头一回使唤……”

麻二发愣，嘴里嘟囔着。翠翠也不吱声，只管点灯，到灶上烧些热水，两人洗净换好。翠翠又烧些红糖生姜开水，盛两大碗，坐在桌边喝起，心才稍稍安定。

外边却仍是一个风暴雨狂的世界。

巨雷仍不断震炸，瓦屋梁柱瑟瑟发抖，让人直担心将军崖会被震塌，那将把街镇砸得粉身碎骨。闪电也不时闪烁，把窗门映的雪亮，又带一团紫红，仿佛熊熊大火，要把这小小的街镇烧为灰烬。暴雨哗哗，愈下愈有劲。古栈河涨洪水了。远处，隐隐约约传来惊心动魄的吼声。

麻二和翠翠对看一眼，心直发怵。

“卵石上的人血这回要冲干净了！”

翠翠突然神经质地冒了一句。麻二吓得浑身一激灵，直打哆嗦。好半天才定神，白了媳妇一眼：“鬼儿日妈尽说不吉利的话！”

都不再吱声，各自呆坐；间或对看一眼，也绝无表情。

唯见飘忽不定的油灯在土墙上投下一胖一瘦忽长忽短的阴影，映出两张苍白惊恐的面孔……

“勾嘎——乒叭！……”

“哒哒……哒哒哒……”

枪声是天麻麻亮就响起来的。街镇陈跛子事后拄了拐杖，光着脊梁，裤带上插了蒲扇，在陈家碾盘旁吹得唾沫星乱溅：“队伍是人睡定时开过来的，全打绑腿扛机关炮，猫着腰悄没声地跑。我夜里拉稀，蹲茅厕。听见响动，抬头一看，还当是王三春的棒客杆子，没吓得险乎栽了茅坑……啧啧，一式的机关炮，妈妈的！”

围着百听不厌的男女老少便全都眼睛鼓的卵大，一幅满足神情。其实，听见枪响，女人孩子躲了地窖不敢吱声，胆大的男人可全从墙缝门洞看见了的。

陕川巨匪王三春的三千匪徒让解放军一个埋伏几个追击就打得落花流水。王三春带着残部摸进了蚂蝗沟，打算从将军驿过河往四川逃窜，被解放军发现了踪迹。伏在河滩四周。天刚蒙蒙亮，土匪下了河滩。四下静悄悄的，土匪放了心，互相搀扶着，携包背枪的过河。待到最后一批出了沟口，三五百剩残匪徒全进了河滩，四周的枪声骤然响成一片。

“哒哒哒哒……”

“轰隆，轰隆，轰隆……”

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呼爹叫妈声惊天动地。战斗进行得干净利落。除匪首王三春带着亲信及小老婆半夜就另投他路溜掉外，其余全部被歼。打扫战场时，镇街胆大的男人们看到了毕生任何时间想起都双手掩面颤栗不已的场景。

满河滩都躺着尸体。有的被激流冲出好远，下游军人正在打捞。大多数躺在卵石滩上。一个高个儿脸面被枪子咬成蜂窝，血肉模糊；有个胖子被手榴弹炸开肚皮，肠肝肚肺被河水冲的惨白，河里全是血水；最惨是个妇道，身子和腿连着一线，两坨白生生的奶子却顶在卵石上，高高耸立；河边柳丛枝杆到处悬挂着炸飞的肠子、胳膊和耳朵。

太阳恶毒地升起，河滩一片腥臭，野狗到处奔窜，天空有乌鸦盘旋。河滩许久没有人敢去，仿佛荒芜了几个世纪。

这次倒没给小镇人留下多少印象。秦岭山地土匪如毛，提起就心惊胆颤，没几个人敢打交道。追剿的又是解放军。本地人没有参与。让小镇人刻骨铭心的倒是后来的一次。

反霸减租，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被推翻的阶级敌人气焰嚣张。秘密串联，转移浮财，用“美人计”拉拢革命干部，不时有工作队员被暗杀在荒僻河滩，有的竟被剜掉双眼，割掉耳朵，一位女工作队员被糟践后又被活活掐死。

革命就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操着江西湖北山西陕北口音，穿着四个兜灰制服的县长们，用握惯了枪杆子的大手挥动了朱砂笔，在密密麻麻的名单上打满了密密麻麻的红勾！

每天都有成批成串的反革命从东西南北四道城门拉出去毙掉。无产阶级专政威慑着敢于反抗的阶级敌人。

贫农代表麻二脸色严肃而神秘。他常为上次没参加上剿匪，竟让陈跛子到处传播消息懊悔不已。进门便让翠翠做饭，夜里要去警戒。

深知他穷毛病的翠翠不吱声也不问他。末了，他耐不住寂寞，讨好地望着翠翠：“晓得么，明儿杀谁？”

“谁嘛？你不说鬼大哥晓得！”翠翠水汪汪的眸子娇嗔地瞪麻二一眼。

麻二酥了半边，一下扑过去抱着翠翠细嫩的腰肢，流着哈拉子的臭嘴凑了上去。

“看人家干啥，给你一铲子！”

翠翠挣脱麻二急着翻饼，顺手给麻二光头上一下。麻二扫了兴，卷张饼子背好枪气鼓鼓地走了。

管他杀谁。翠翠本没留意。要不是第二天鸣锣传人开大会，她倒忘了。斗争恶霸地主，镇压反革命都是热闹事情。古栈河上下几十里群众都云集在将军驿的河滩，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身穿灰布制服的区长走上河滩中间搭的台子，伸展胳膊向下压了两压，台下登时鸦雀无声。挤在人堆里的翠翠看着麻二凸着肚子背着步枪威严地站着，警戒着四周，心里竟有些得意。

“把反革命分子押上台示众！”

戴红袖章的军管主任一声吼，一伙鲁莽强壮的武装基干民兵，两人一个抓领扭膀，把七八个反革命揪上了台。

“啊呀！”

待看清了人，台下不约而同地一片惊呼！

翠翠急得惦起脚尖，刚看清台上那戴金丝眼镜的面孔，就象给人猛捶了一拳，几乎站立不稳。那不是何盘山，何镇长么！虽说解放前就当镇长，可人家早早把土地、山场、果林、耕畜全献出来了，评上开明士绅，仍然当着镇长。前几天枪毙土匪李六指，他还坐在台上呀！

最初是震惊，随即就掉魂一般。她悬挂着另一个人。四

周闹哄哄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唯独那镶嵌在脑际的图画却如此鲜明，刻骨铭心！

河滩笼罩着乳白色的晨雾，起伏的山峦在雾霭中若隐若现，四下里一片寂静，唯独从丛林深处淌出的一条溪流潺潺作响。

他们紧盯着树林深处的一条曲径。眼都瞅酸了，什么也没有发现。她心跳得“砰砰”，根本不因为要发现什么。他离她这么近，几乎紧挨在一起，她闻到他洁白衬领上散发的肥皂味，还有他那浓密的偏发里散发的青年男子的青春气息。她有些晕眩了，被他紧拉着的手也在微微颤栗。

“翠翠，冷么？”他关切地望着她，细长英俊的眼睛流露着爱意。她颤栗得更厉害。他把她的手也拉得更紧。

“翠翠，您好。”

他第一次这么叫她。她惊讶地睁大眼睛，看着刚从汉中府里上学回来的少爷不知所措。“死翠翠”“死丫头”“贼砍脑壳的”，连母亲都是这么叫她，还有什么好不好呢。

母亲带她在何镇长家打零工。何镇长在汉中府里读过师范。戴金丝眼镜。带回来一个小老婆也能看一砖头厚的书，娇滴滴的。两人经常手拉手转山野，总要摘些野花野朵的捏在手里。不过待人还和气，不大管家务。

他是何镇长大老婆生的。大老婆比何镇长岁数大，黄皮寡瘦病秧秧，看着象何镇长的妈。他却英俊，象何镇长一样高挑身材，国字脸庞，一边倒的偏发，眉宇间闪着英气。名字都好听：何一鸣。

他在汉中府读中学。假期回来老爱一个人捧着本书在河滩看。书那么厚，老看，不把眼睛看瞎么？有几次，她扯猪

菜，用狗尾巴骚他后脑勺。他跳起来，一见是她就笑了。让她跟他读书。

“我才不读那些牛经马经哩。”她“咯咯”笑着一溜烟儿跑得老远。却又偷偷躲在野艾蒿丛看他。他不看书了，跺脚，四下张望。她偷着直乐。他要走了，她装寻猪菜溜上山梁，偷看着他坐着马车拐过山弯，心里空落落的……

“翠翠，您好！”

前一天，他突然回来站在她跟前。她又惊又喜不知所措。他脸也红红的，象想起什么一样对她说：“明早，咱们逮草鹿子去！”

现在他们就静等在这儿了。他让她去，她就觉得该去。草鹿子该不该捉她不管。那对草鹿她也见过多次，从没想到逮呀。整整一夜她心里发躁，老做梦。直到他把窗格敲得“咚咚”她才惊醒。

“哪个背时挨刀的？”母亲问。

“狗女子约着扯露水草。”

她顺口扯谎，赶紧起身悄悄溜出屋。他正在杏子树下等她。四下没人，他拉了她的手往河滩溜。她先不自然，后来也紧拉他的手。他们找到草鹿子出没的草径，仔细布下套，又细心撒些树叶掩着，然后蹚水过来免得给草鹿子闻着气味。蹚水时，他弯下腰要背她。她“咯咯”笑着先下了水，倒是他白嫩的脚在生着暗绿苔藓的河卵石上站立不稳。她赶紧拉稳他。两人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着草鹿子来喝水。

“来了！”

他扯下她的手，两人都屏心静气瞅着，只见对面树叶抖动处，一只美丽的梅花草鹿探出头来，警觉地四面望着。候

地，象发现了什么，纵身一跳，消失在翠绿的丛林中了。

两人对看一眼，正有些沮丧，握紧的手还没有松开，对面又有了响动。抬头看时，天哪！这回是一对，一公一母。刚才是母鹿，这回公鹿也象个傲慢的王子出现了。它头上顶着四分八杈的抵角，不时摆摆，好不威风。

它们不再迟疑，几乎是并排踱到溪边喝水。而网套正布在它们脚下，只要踩进一格便越挣扎越紧。可两只机警的草鹿却总不上钩。它们喝着清澈的溪水，不时仰起脑瓜互相舔着嘴唇，那只公鹿后来又动情地闻起母鹿的尾巴。正快活时，一只蹄子踩进格里拽不起来了。情知上当，性急的公鹿奔跳起来，母鹿不知所措地呆愣着……

“啊，套着了！”

他激动地一声喊，拉起她就跑，跳下埂坎，绕过树桩，蹿进河里踩得水花四溅，不顾脚下打滑，直向草鹿扑去。

母鹿惊跑了，公鹿一见他们，急得上下蹦跳，眼看就到眼前了，再跨一步就抓住公鹿尾巴，就在这最后一瞬，公鹿拼足了力量死命一跳，挣脱了网套，再一纵身，白花点点的毛皮一闪，便眼睁睁地消失在丛林中了。

他们呆站着，无比沮丧。直到她突然想起“天哪，我还要扯露水草！”两人才都笑了。

后来，后来呢？她却不愿往下想了，阴差阳错，全是命呀！

“勾嘎——乒叭！”

河滩里一阵欢快雄壮的脆响，把麻木恍惚的翠翠惊醒。她跟着疯涌的人潮看枪子打人脑瓜。毙得多了看花了

眼，就跟看年节宰猪一样凭添热闹。只是看着平日里和蔼客气的何镇长挨枪子心里有些不忍。

那天一字儿排开十七八个。往上十里关的保长孙麻子往常催粮要款吃人害人，牵拉着脑瓜；再往上青羊驿专贩鸦片吃喝嫖赌的张狗狗印堂发黑，一脸晦气；往下褒姒铺土匪鲁大个子，杀人绑票糟践女人眼都不眨，却吓得如一滩软泥，被几个民兵拖到河滩；相比之下，何镇长还算镇静，长袍马褂，金丝眼镜，只是头发让弄乱了，脸色有些苍白，站立的还算端正稳当。

枪响过后，人又涌过去捡枪子看结果。翠翠没敢去，单听人说孙麻子打中鼻梁，血肉模糊，正好把麻子坑坑填平。鲁大个子把下身打飞了，叫他驴日的再搞女人！何镇长最惨，炸子，脑瓜盖掀掉半个，脑浆白花花淌了一河滩！那都是念的书啊，书把命要了啦，啧啧！

下午人又潮似的涌，说看何镇长的小老婆收尸。翠翠禁不住脚步动了。下了河滩腥臭无比。野狗乱窜，苍蝇嗡嗡。各家的尸体都拉走了，唯见一浑身素缟的女人在河滩用白布包裹着何镇长的尸体。

浑身素缟的女人便是何镇长娇滴滴的小老婆，秀眉秀眼，细皮嫩肉，平日躲在家看书弄琴。间或穿着旗袍套件短毛衣上街镇走动，“咯咯”的皮鞋敲响着街道麻石。人都跟迎接仙女一般。她对谁家笑笑，男女都鸡啄米似的感恩不尽。男人们自觉不配，女人们自愧不如，没了嫉妒心思。她却心善，常把家中粮米，过时衣衫拿出周济镇人，给孩子塞些糖果，见人也腼腆一笑，“大娘大爷”地甜甜儿招呼。

如今这善良女子收着凶尸，人都不忍，几个人过去帮忙。